

王蒙 / 著 ■ 作家出版社

忘却在魅力

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

当 代 散 文 大 家 精 品 文 库

· 王 蒙 / 著 ·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忘却的魅力/王蒙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5

(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)

ISBN 7-5063-3248-5

I. 忘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4508 号

忘却的魅力

作者: 王 蒙

责任编辑: 江小燕

特约编辑: 王 山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90 千

印张: 8.75

插页: 7

版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248-5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

(以出书先后为序)

季羨林 二月兰

汪曾祺 草木春秋

王 蒙 忘却的魅力

冯骥才 灵魂的巢

张承志 风土与山河

莫 言 会唱歌的墙

邵燕祥 我的心在乌云上面

黄苗子 风雨落花

贾平凹 邻家少妇

李国文 江上数峰青

蒋子龙 菩提与命运

宗 璞 霞落燕园

王 蒙

当代作家、研究员。1934年10月生于北平（现北京），祖籍河北南皮龙堂村。少年时期即参加了中国人民革命，历任共青团干部、文化部长、中共中央委员，并在错划右派、摘掉帽子、赴农村锻炼时曾任新疆伊犁巴彦岱公社二大队副大队长。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，全国政协常委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。

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发表长篇小说七部，中、短、微型小说集十余部，评论集十余部，散文集十余部，古典文学研究三部，旧诗集一卷，新诗集二卷，并有取自英语、维吾尔语的译作。

他十九岁开始写的处女作《青春万岁》至今一再出版不衰。他的最新作品《我的人生哲学》轰动一时。他的后“季节”长篇小说《青狐》新近问世。《忘却的魅力》是他的一部散文精选集。



王蒙

对于价值的珍惜 王蒙

我有时感到困惑的，就是我看不出作家在想什么，珍惜什么，看不出对于价值的理解与追求，所以有怀疑，亦有摧毁。

其实，即便是一种对价值的描写，也看得出价值的闪光。对于庸俗的展现，不正是对于真诚的呼唤么？对于冷漠的描写，不正是对于怜爱的渴望么？哪怕这样的真诚和怜爱只是明摆在作品主人公的梦想。

撕破假面具会带来某种快感，掏出真心呢？就设在那儿定罪。何况有的人除了绝对的自恋，再不在乎世界上的一切存在。

15 * 16 = 240

作者手迹

出版说明



散文是一种轻灵而又自由的文体，为我国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。数千年来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篇佳作迭出，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景观。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不断发展，我社将推出一套“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”丛书。经过严格遴选，进入本套丛书的作家，都是当代创作颇丰、名满文坛的散文大家。这套丛书，每人一卷，每卷精选20余万字。这套丛书，风格迥然，特色鲜明，令人赏心悦目，美不胜收。读者可一览当代散文大家的不同风范。

作家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目 录

忘却的魅力 / 1
又到杭州 / 5
我爱喝稀粥 / 17
榴 莲 / 22
海的颜色 / 25
羊 拐 / 28
又见伊犁 / 30
新疆的歌 / 34
无花果 / 40
宰 牛 / 42
四月的泥泞 / 44
搬 家 / 48
清明的心弦 / 53
雨 / 56
周扬的目光 / 60
船 / 68





飞沫 / 73

鳞与爪 / 77

2004·俄罗斯八日 / 83

感伤 / 106

喜悦 / 109

烦恼 / 111

嫉妒 / 113

落叶 / 115

轻松 / 117

无为 / 119

逍遥 / 121

安详 / 123

凝思 / 126

假山 / 134

旧宅 / 136

初冬 / 138

天街夜吼 / 140

不设防 / 142

故乡行 / 144

冬之丢失 / 153

苏州赋 / 160

伊岭岩的启示 / 164



音乐与我 / 169
华老师，你在哪儿？ / 175
我的一日 / 180
我和图书馆 / 184
盛 夏 / 187
吸 烟 / 190
我的遗憾 / 193
磨豆浆 / 195
我的喝酒 / 198
猫 话 / 207
本命年 / 211
中餐的命运 / 213
湖 / 216
我的另一个舌头 / 219
行板如歌 / 222
写作的快乐 / 227
浪漫情怀 / 230
中国心 / 233
印度纪行 / 236
我爱非洲 / 2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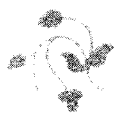


忘却的魅力

散文就是渴望自由。自由的表达，自由的形式，自由的来来去去。

记忆是美丽的。我相信我有出色的记忆力。我记得三岁时候夜宿乡村客店听到的马匹嚼草的声音。我记得我的小学老师的面容，她后来到台湾去了，四十六年以后，我们又在北京重逢。我特别喜欢记诗，寂寞时便默诵少年时候便已背下来的李白、李商隐、白居易、元稹、孟浩然、苏东坡、辛弃疾、温庭筠……还有刘大白的新诗：

归巢的鸟儿，
尽管是倦了，
还驮着斜阳回去。



双翅一翻，
把斜阳掉在江上；
头白的芦苇，
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。

记忆就是人。记忆就是自己。爱情就是一连串共同的、只有两个人能共享分享的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只有死亡，才是一系列记忆的消失。记忆是活着的同义语。活着而忘却等于没活。忘却了的朋友等于没有这个朋友。忘却了的敌意等于没有这个敌意。忘却了的财产等于失去了这个财产。忘却了自己也就等于没有自己。

我已不再年轻，我仍然得意于自己的记忆力。我仍然敢与你打赌，拿一首旧体诗来，读上两遍我就可以背诵。我仍然不拒绝学习与背诵新的外文单词。

然而我同样也惊异于自己的忘却。我的“忘性”正在与“记性”平分秋色。

一九七八年春，在新疆工作的我出差去伊宁市，中间还去了一趟以天然牧场而闻名中外的巩乃斯河畔的新源县。一九八二年，当我再去新疆伊犁的时候，我断然回答朋友的询问说：“不，我没有去过新源。”

“你去过。”朋友说。

“我没去过。”我摇头。

“你是一九七八年去的。”朋友坚持。

“不，我的记忆力很好……”我斩钉截铁。

“请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，那一年你刚到伊犁，



住在农四师的招待所即第三招待所，从新源回来，你住在第二招待所——就是早先的苏联领事馆。”朋友提醒说。我一下子懵了。果真有这么一回事？当然。先住在第三招待所，后住在第二招待所，绝对没错儿！连带想起的还有凌晨赶乘长途公共汽车，微明的天色与众多的旅客众多的行李。那种熙熙攘攘的情状是不可能忘记的。但那是到哪里去呢？到哪里去了又回来了呢？似乎看到了几间简陋的铺面式的房子。那又是什么房子呢？那是新源？我去了新源？我去做什么去了呢？为什么竟一点儿也不记得？

一片空白，全忘却了。

不可思议。然而，这是真的。新源就是这样一个我去过又忘了等于没有去过的地方。这比没有去过，或者去了牢牢记住然而没有机会再去的地方还要神秘。

我忘却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一篇稿子写完，寄到编辑部，还没有发表出来，已经连题目都忘了（年轻时候我甚至能背诵得下自己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）。当别人叙述一年前或者半年前在某个场合与我打交道的经过的时候，我会眨一眨眼睛，拉长声音说：“噢……”而当我看到一张有我的形象的照片的时候，我感到的常常只是茫然。

感谢忘却：人们来了，又走了。记住了，又忘却了，有的压根儿就没有记。谁，什么事能够永远被记住呢？世界和内心已经都够拥挤的了，而我们，已经记得够多的啦。幸亏有忘却，还带来一点好奇，一点天真，

一点莫名的释然和宽慰。待到那一天，我们把一切都忘却，一切也都把我们忘却的时候，那就是天国啦。

1989年5月

忘却的魅力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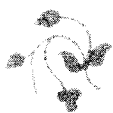
又到杭州

一、永忆江南到杭州

又到杭州了。

一到杭州就禁不住不停地默念：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……”就想着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应是指富春江，想着“郡亭枕上看潮头”，真不知道钱塘观潮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。至于“山寺月中寻桂子”，古代的注释已经说明是指在灵隐寺赏月，还说是灵隐的僧人说他们那里的大量桂树是直接 from 月宫走下来的。那么，与今人有点隔膜倒是“吴酒一杯春竹叶”了，莫非古代这边有饮用竹叶青的习俗？

“吴娃双舞醉芙蓉”呢？算了，不去考查了吧，干脆来它一个歪批：就是说白居易在《忆江南》三首中描写了当年在杭州举行的“艺术节”的盛况。我辈当然比白乐天更幸运些，在二〇〇四年以杭州为中心会场举行的第七届中国艺术节里，人们不但看到了吴娃，也看到了全国的与国外的“娃”，不但有双人舞，而且有独舞、



群舞、大合唱、交响乐、水上社戏、书画展文物展……如果乐天诗翁在世，不知道又该怎么样写“忆江南”呢！

白居易毕竟是白居易，他的三首《忆江南》如歌如画，琅琅上口，千古丽句，堪称极致。而且他的忆江南是可以再现的，不像《长恨歌》与《琵琶行》是只能留在纸上了。现在的江南，现在的西湖，依然如白居易、苏东坡当年写得那样清纯秀美。

而在两年前我赴日访问的时候看望患病的大作家水上勉，水上勉衰弱地说：“真想再去一趟杭州啊，哪怕是用轮椅推，推上我围绕西湖转上一圈，就虽死无憾了。

就在今年九月份，就在我在杭州做《汉语写作与中国文学》的讲演与顺路观看艺术节演出的时候，水上勉君不幸辞世了。

我把水上勉君对于杭州的思念告诉了浙江省与杭州市的领导同志，他们都很感动，他们都表示愿意邀请水上君来访，而这已经是无法实现的了。

二、今日又重游

白居易问：“何日更重游？”

白居易自慰：“早晚复相逢。”

我们不用像水上勉一样地苦苦思恋杭州，不用像白居易一样地自问和自慰，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四日，我们再次来到了杭州。

杭州是永远的，今日的杭州仍然江水绿如蓝，仍然